

樹經堂詩文集

古君子之立言也無不本於學蓋非徒以其言而已必將行其道焉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言不文不足以行遠是非醞釀於道德之精微則發爲文章必不能辭達而理舉而非有得位行道之君子則其言亦無所憑以發揮於事業

本朝初以古文名家者有汪堯峰魏叔子姜西溟諸人叔子布衣而汪姜仕亦不達惟睢州湯文正公不必以古文名而讀其文盎然如春風之煦物草木萌動百卉皆發蓋有德者之言如是文正之撫吳也始劾太守之

不職者一二人其後吏治蒸然丕變惟以禮讓化民而民亦化之蓋文正之見諸事者又如是南康謝公儒者也其學非必盡師文正而生平好治經義枕藉諸史務爲有用之學今方以兵部侍郎巡撫廣西夫嶺徼風俗樸陋無三吳侈靡之習則其民易治而吏治骫骳於今爲甚則公所以整頓而撫綏之者參酌於剛柔競隸之間而得其中當與文正之撫吳無以異也公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亦未嘗以古文名而余讀其文穆然想見其間學之淵邃而其施之政事者亦可於文得之豈非

有合於古君子立言之旨而非徒以言著者歟會公以
文集爲余并屬爲敘余疵陋雖好爲文辭遠出汪姜諸
君子下何足以序公之文而特以公知余最深余亦有
以窺公之大遂舉所得於公者著於篇俾世之讀公文
者知得位行道之君子其文固不同於處幽居下之士
而公之自處亦不在區區文辭之末惟余少嘗有志於
文正之爲人而浮湛仕宦無所表襮今且以謝病歸矣
序公文能無瞿然思慙然媿乎嘉慶七年二月望無錫

秦瀛撰

樹經堂文集目錄

一卷

重修鎮江府署記

揚州府知府題名碑記

邗江錄別詩小引

明閣部史公墓祠記

禪智倡和詩跋

哀奠文

重修北樓記

書宣城詩石刻後

蛇坑新塋記

訓子姪文

家廟條規序

品如字說

李懷止字說

夫字疊韻詩跋

李大外姑王孺人遺像贊

外舅李淡初先生暨外姑王太孺人像贊

以牡丹酥餉友人啟

二卷

南泉幕游記

江南河庫道題名碑記

禁止殷戶充當保長檄

金塗銅塔考敘

隨園雅集圖跋

揚州晉太傅謝文靖公祠記

上翁覃溪師

亡弟砥山墓誌銘

移署山東按察司孫贖

復孫淵如觀察

移署山東按察司孫贖

殷湯陵

三卷

再答孫淵如觀察

新建縣訓導程君墓誌銘

答趙雲松觀察

再答趙雲松觀察

後樂園記

硯銘

講筵四世詩鈔序

禁止地棍阻葬檄

答馮鷺庭編修

宋遼金元別史序

汪煥章廿四史同名錄序

吳越錢氏志序

寶研圖自識

與姚夢穀比部

與竹汀少詹

與陳東浦方伯

答東浦方伯

四卷

復孫淵如觀察

上覃溪師

重修晉太傅謝文靖公祠墓碑

批答柳州守宋本敬送黃芽菜

送沈秋潛黃芽菜啟

秀峰書院祀陳祭酒記

飭各屬廣收孤貧增給口糧檄

通飭各屬辦案檄

嚴禁增報陞科積弊檄

清理積案檄

上翁覃溪師

廣西武鄉試錄序

復謝鄉泉儀部

與秦小峴廉使

重修慶遠黃山谷先生祠記

欄經堂文集卷一

重修鎮江府署記 癸巳

壬辰歲予以翰林奉

命來守鎮江見其山川雄深經塗輻湊閭閻人物之繁
盛未嘗不嘆此邦形勝之美畢萃于府治而署廨卑陋
甚不足以稱茲自乾隆癸酉前守朱君霖修葺以來不
十載漸圯戊辰又壞于風廳事門廡類多隳敗予將整
理而未遑越期年政平訟簡乃請于大吏支廉奉若干

鳩工庀材肇自廳事次及儀門外門以逮子城麗譙之樓旁達官廳吏舍曹廨凡梁棟楹桷門壁級甃之類皆易其敝壞而更新之建坊二其一書戒石詞一榜其陽曰宣風展義陰曰苞德耀離東西束以闌楯植梅數十本而內宅之東舊有堂五楹堂前挈石爲臺老桂森立望城南諸山尤歷歷如畫亦繕治之顏曰天香書屋宅西隙地有桃一鵑作紅雨亭辟其前爲射圃循鵑北折而東再上至最高處得望海樓萬松亭故址刪薙藜莽補建一亭繞亭種竹顏曰有斐旣成飲酒序射以落之

是役也用錢一百萬有奇三閱月而訖工敷政涖民庶
其觀瞻肅而品節章矣夫江以南名郡大邑壤地數千
里而鎮江爲其門戶孫吳常建都于此號曰京城唐爲
鎮海節度之治我

朝以將軍副都統繼鎮茲土固屹然東南要區也方今
寰宇昇平江海清晏無所資于地利久矣然調撫兵民
通濟漕運率列城以宣

恩德奠萬姓者其設施措置豈易事哉予奉職二年日
以隕越爲懼今量移揚州將去而爲此記以質後賢至

於署廨之補葺固修廢舉墜之一端繼自今予亦深有望焉

揚州府知府題名碑記

甲午

揚州在漢爲廣陵郡星分牛女之交蔽遮江淮襟帶南北蓋東南一大都會也余以乾隆壬辰春由翰林出守鎮江又二年調揚州至則揖都人士而進之諮以政理僉曰政之大者曰漕務曰河工曰鹽法曰江防曰海防官其地者有一於此卽不堪其勞揚郡兼之此其所以難也余獨以爲不然此數大政者各有專官掌之不以責太守况我

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庶尹永諧百務具舉太守雖有

兼人之才亦無所用之。謂地當水陸之交舟車絡繹六縣二州地大物博姦宄易滋則江南大郡類此者尙多不獨揚州也。然則揚州之難治安在哉。蓋嘗考之周官太宰掌邦之六典其二曰教典以八則治都鄙其六曰禮俗漢賈生亦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非俗吏所能爲。蓋爲治莫先於風俗也。揚之屬江甘儀三縣多富商大賈然率非土著其有則素封之家百不一二而輿臺下吏游手無藉之徒又多仰食於鹽莢於是富者益驕貧者益誼而風俗遂以不振其二州三縣

則與水共之土田瘠薄無蓋藏場僮濱海之民其性尤
獷悍喜爭健訟是非守土者之責而誰責歟舊志稱此
邦牧守如王內翰韓魏公歐蘇劉呂皆名德相望故其
時之民樸厚而不爭好學而有文爲諸賢之化迄今又
數百年豈無一二賢守能繼諸賢後者耶何風俗之不
古而還淳返樸尙有待也余不敏承乏茲土頗不敢以
俗吏之治爲治幸三載以來政簡民和歲亦大熟乃以
其暇日歷考

本朝之官茲土者自願治迄今蓋四十有一人其間名

臣大儒可以指數遺澤在民彰彰可考者蓋不乏人勸
諸貞珉用示來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四十餘
人中若者治若者不振此邦人士猶能道之而余得聞
其人以一一考鏡焉以資余以治則余之幸也若夫禮
周官禮教之遺使移風易俗余有志焉而未逮也請以
俟後之讀此記者

邢江錄別詩小引

甲午

驚魂者別言志惟詩之子遊行迴薛秦之高詠阿咸既去動吧帖之遐心誼兼乎家庭朋友之閒思溢於江樹

燕雲以外才如宋玉悲不待乎秋風筆是江淹調更妻

於南浦紵衣縞帶季子情多謂吳夔菴殘燭冷灰東陽瘦盡

謂沈象交遊四海誰似子由謂范芝岩弟芳谷絲竹中年感深

太傅玉鈎柳外二分照徹離人金帶堂前四座占來學

士物猶如此花濺泪以飄筵天實爲之雲無心而出岫

夔菴贈宋瑞屏白雲出岫圖既長言之不足遂連類以盆書異曲同

工擅吳歛越吟之勝繼聲屬和萃紅蓮綠水之奇同人
車笠之盟他日無忘息壤禪智倡酬之刻庶幾上續漁
洋云爾

明閣部史公墓祠記

乙未

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啟昆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
上以明福王之在江寧尙與宋南渡相彷彿

特命存弘光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嘉予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感慕我

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
公之心跡得大白於

輿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
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

祠宇斬新間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
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繩奉公文集來謁卽史
所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
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
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昇之至小東
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
死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
尋公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
者曰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

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其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衆於瓜洲衛允文督與平軍與黃得功構賴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膈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繩言其家世爲山西人德威旣葬公袍笏遂歸里終焉越數十年開繩父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于官清還故址前運使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開繩請于前運使

蔣公鄭公得庫項銀二百八十五兩零建祠三間今又請於運使邊公鹽政伊公復得庫項銀五百七十八兩零修置門樓三間易左右土墻以甌計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開繩父子前後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庀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余既喜於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

禪智偈和詩跋

丙申

國初王文簡司李揚州遊禪智寺得蘇文忠送李孝博
詩石刻於榛莽中拂拭陷之東壁賦詩紀事有禪智偈
和詩一卷傳播藝林乾隆甲午余從京江移守揚州座
師翁覃溪學士寓書續禪智偈和故事余方靦掌未暇
也丙申夏乃乘輿招同人往遊訪文忠石刻宛然在壁
輒次韻作二首奉寄學士京師學士喜余之能遊也亦
作二首大書寄示跋語考校尤詳是歲十月復陪博運
思堂朱公重遊朱公亦和二首因金鐫於石而拙作附

焉朱公復構數楹砌石於壁諸名士和者數十家余自
出承明承乏巖郡三年始踐前諾書此以誌余拙非敢
與漁洋比也

哀奠文

己亥

維大人之捐館舍隔千里以阻長途三旬有六日計始
達於維揚號九閭而無路雖萬死其奚償望南雲而搯
踊淚漬襟以淋漓惟大人之素行閭史書不勝詳施德
而不望報殖學而不求彰不肖承夫庭訓敢諛詞以鋪
張幼昂習乎詩禮長奉

恩於

君王違子舍兮十載勉供職于金闈荷

簡命而作郡溯邗水與京江御板輿而蒞正欣色養之

稍將不數月而遄歸率別袂於高堂曠昏定與晨省又
四易乎星霜幸厯詹之嬰鑠冀融洩之未央奪所怙其
何速悲九迴於中腸憶去秋之罹戾蒙昭雪於

聖皇留南土而陳力嚴訓戒以怠遑計明春之歲事詠
白華之三章胡昊天之不弔竟遞降此凶殃兄若弟咸
侍側嗟余獨在一方視舍飯兮襲奠愧躬親之未嘗
瞻陟而弗及心抑鬱以摧傷藉薦哀於盼嚮庶來格以

徬徨

重修北樓記 辛丑

余少讀太白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之句未嘗不臨風而企其後由翰林出守京江友人吳夔菴爲余言曩時佐宣州幕日登北樓四時風景皆可愛傾聽輒爲神往其後余再徙郡而遂臨茲土且偕夔菴至剡木石亭榭歷歷如夢寐所見竟償素願豈非天幸歟樓居郡治後踞陵陽之巔在晉爲高齋至唐始有斯名咸通閒獨孤隸易名疊嶂李東陽詩樓因謝公建名自獨孤畱是也明復爲高齋

國朝郡守許公重建仍北樓舊名規製古樸無鏤刻采
藻年久木蠹場駁余治郡之明年植郡事少因其舊制
而少新之刪剔榛穢洞達八窻暇日攜賓從登攬其上
郡之山川形勝瞭如聚米俯瞰萬瓦鱗次茅簷疾苦日
在目前宣

上澤而紹前修固守土者之所興念而茲地自余家元
暉以文章吟咏臨之而名著自齊迄今千餘年謝氏乃
復有余履其舊地余何人豈敢希蹤元暉而以爲謝氏
之故事不可不記也況有修復之工宜識其歲月乎若

夫高明之致幽曠之觀與夫黛柏虬松奇花異鳥翠微
旖靄風帆出沒之勝則元暉諸篇與太白之詩具在騷
人遊士不待余言而自能愉悅遇之

書宣城詩石刻後

辛丑

吾宗能詩者六朝時爲最勝而康樂宣城二公爲之冠
宣城佳句得自郡齋居多余讀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
詞烹鮮止貪競共治屬廉耻諸什想見古臥閣而治素
絲委蛇之風未知元暉第能爲斯言歟抑誠有治狀而
史弗之錄歟然其足以啟後人循吏之志則一也余刺
郡一載自愧日給不暇坐對檄亭未嘗點筆古今人不
相及豈不信然爲錄宣城詩十四首勒諸樂石冀以志
紹聞之私而後之繼余守是土者讀公是詩必有與余

同深慕古之懷者已

蛇坑新塋記

王寅

先考朝議大夫暨先妣王太恭人合兆於蛇坑之原鑿
洞諧于其巔樹坊以表道築室三間守塋人一戶從
令典也鳩工於辛丑十一月初十日落成于十二月十
六日攻土之工二千五百有奇攻石之工五百有奇攻
木之工百有奇土木甄石之費五百緡有奇廣植竹柏
松杉楊柳冬青是地在郭東五里山中人未識爲吉卜
也十月十八日啟昆自宣州奔喪返里偕弟姪輩相得
其地峰巒迴互隆然而中起視其土至堅疑爲石荷鋤

發之得土穠三其色五其味甘遂募夫役具畚鍤不
旬而窳得之易成之速若有神者默相之非吾先人樹
德深而食報厚不能致此也敬昆謹誌

訓子姪文 三

古人行事計是非不計利害今人利害亦不計國法則
曰可以倖逃地獄則曰何曾眼見當世之名後世之責
更屏不計大都圖目前受用而已嗚呼受用二字若輩
何曾解得今教以受用之法世閒不過士農工商四等
人以士言之若能端志一力積學問取高第致顯官守
道勤黜上而尊

主澤民下至一命之吏於物必有所濟仰不愧
君父俯不怍妻子豈不受用卽做一窮秀才工詩文善

書法或稱爲才子或尊爲宿儒桃李及門館穀日豐豈
不受用農春耕夏耘婦子偕作霑體塗足揮汗如雨非
老不休非疾不息及穫有秋歡然一飽田家之樂踰於
公卿豈不受用百工研精殫巧早起夜作五官僉用其
成也五行百產一經運動皆成至寶上之馳名致富次
之自食其力計日受值無求於人不困於天豈不受用
商則貿遷有無經舟車跋涉之勞有水火盜賊之慮物
價之低昂人情之險易一一習知行之既久一諾而寄
千金不脛而走千里大則三倍之息與萬戶等次亦蠅

頭之利若源泉然豈不受用然此皆從刻苦中來也然則士之攻書農之力田工之作巧商之營運正其受用時也今也不然士不士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或席祖父遺業坐食租入不數傳中落束手待斃怨尤交作枝求益用不能刻苦于己惟知刻薄於人或稍知艱難則慳吝貪鄙始而行道涓滴不與繼而兄弟杯勺不分譬如渴資水飲不知遠挹江河旁汲井泉添注瓶壺惟兢兢守一孟朝夕法視是何異欲流之長而塞其源未有不見其立涸者爾有能自積貲營運又專用於削骨肉

相殘譬如種樹然其根本雖日剪拂枝葉厚培土壤而
枯萎速至乃若人者方且自鳴得計以財利可逸獲吾
用吾儉一以當十錢必豐視孝友爲迂談吾用吾吝入
而不出利必聚一旦運移事異精疲力盡昔之所謂臥
枕無憂者今則一籌莫展斯時卽低聲下氣求助于人
而人必將以汝之所以待人轉而待汝矣鄙夫野人
其惜之若輩並圖受用竟至大不受用國法所不及而
嚴於國法地獄所不加而慘於地獄孰利孰害何去何
從亦可翻然悟矣汝等索居寡見聞又鮮良師友習俗

移人賢者不免如行爛泥中行一步拔一步須立定脚
跟稍懈則傾陷不得出矣俗之薰入又如室中燒惡草
衣帶皆臭行人過之皆掩鼻而其人自己不知豈不可
歎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韓子曰食焉而忘其事
者必有天殃余每讀古人書與作人行事相感觸不覺
而赤汗下今將有遠行書此以告諸子且用自警省焉

家廟條規序

王興

古者大夫士皆有廟

國朝之制庶人得祭其

尚曾而品官皆得立家廟所以

廣仁孝于天下

恩至渥也我謝氏自明

宏治閒居南康迄今數百年雖

享祀以時蘋蘩歲薦而

祠田未廣典禮缺如心甚慙焉

啟昆備官內外閱二十年

祿俸未敢自私謹遵先大夫

朝議公命置租田一百五

十四石有奇爲祭掃之用市

房七所每歲取租息爲

修葺之資復與族衆僉定規約

俾世世子孫永爲法守
仰瞻懷楨無忘入廟生敬之文
潔爾蒸嘗庶免無田不祭之歎

品如字說

壬寅

經孫振玉字以品如說在白駒之卒章品莫貴於玉如者必有不相如者也有璞焉或棄于泥沙或辱於拙工之手則燕石之不如也然予曰吾與汝弗如也知其所以弗如則真如矣琢之禮之加繅藉焉是吾家之寶樹也振玉勉乎哉

李懷止字說

王嶺

內姪曰欽字曰懷止書曰欽汝止鄭康成云敬事節用
謂之欽孔穎達云止謂行所安蓋統內外合上下而言
之也學莫先于主敬敬莫要于得止道學之不明有高
談誠正而所行不掩者矣有日整衣冠收視聽而放心
千里者矣李子弱冠年也無童之心惜寸之陰人皆止
於肆汝獨止于欽懷哉懷哉其敬承乃祖乃父之訓以
作國禎庶無負懷止之名

夫字疊韻詩跋

首句用夫字末句用鱸字
玉真

和韻盛於皮陸疊韻暢自蘇黃異曲者同工善歌者繼
志惟極依律克諧之妙庶得長言永嘆之神僕本恨人
時送蕭序銀河乍去玉露初零秋之爲氣悲哉月之時
義大矣紅燈綠酒悅親戚之綢繆白髮蒼顏敘天倫之
樂事兄弟則東西屋列友朋則吳楚雲飛何以贈爾雙
鱸魚我儀圖之百夫特一十六首聯今雨舊雨之情八
百餘言歷上弦下弦之候喜斯陶陶斯詠依稀琴調雙
聲一而再再而三奚趨陽關幾疊

李大外姑玉孺人遺像贊

三真

竊昆初婚御輪之日拜大外姑於庭鶴髮飄然目光炯
炯如盛年時年已八十距大外舅之歿垂三十年矣其
後食于外舅家大外姑在坐尙健飯色笑溫如朝夕親
紡績有古徽姜之風余雖不及見大外舅而大外姑之
所以相夫子勤內政于此可想見也已卯冬余隨伯丈
鏡亭先生計偕入都述大外姑懿行益詳時先生伯兄
早卽世仲兄暨四弟咸侍膝下外舅其季也先生汲汲
以違色養爲憂及不第歸爲母稱九十觴未達里門而

計聞明年余自翰林假歸屬題木主展像拜泣不自禁
忽忽二十有一年矣今自宣州守奔喪返里諸丈皆歿
惟先生巋然獨存方從與國廣文告歸適慈像燬於火
先生重摹而裝池之命余爲贊余追念大外姑之闡德
感數十年姻舊之誼不敢以不文辭贊曰

懿彼名媛孀名門夙嫻內則協蘋蘩春秋九十歸其根
鸞封下賁荷

綸恩哲嗣至孝老彌敦事死事亾如生存瑤環瑜珥蔚
諸孫歲時羅拜奠椒尊昆附絲蘿親魚軒傳以彤管永

無設

外舅李淡初先生暨外姑王太孺人像贊 王寅

外姑之歿歲在己卯啟昆時容豫章及歸泣拜其遺像踰年余官翰林外舅偕余舂北行居二載卒于京邸余夫婦視含殮圖像以櫬歸其家越十有七年丙弟于雲墓二像合爲軸屬某題其上方竊念外舅姑視余如子而余自提秋闈至備官於

朝外姑不及見外舅雖及見而淹忽以歿數千里外不得同其榮槩此某所爲展軸欷噓欲絕者也顧惟外舅績學弗彰外姑性婉懿相夫子以德行諸子皆能自殖

以成未竟之志諸孫林立亦可無憾於九京矣乃屑涕
而爲之贊曰

伯鸞之德配以孟光昔舉鵠案今奠北堂詩書手澤子
也克昌冰清如在甥也不忘

以牡丹酥餉友人啟

甲辰

節過寒食風前餽稀粥白人在沉香亭北綠暗紅殘倍
惜春陰蘇學士煎還未忍休拋穠豔李尙書贈豈無因
國色可餐忘朝饑于季女天香入饌謝午割于庖人辦
瓣拈來不辨姚黃魏紫團團按就奚論蓬餌棗糕百花
王詎甘與酪奴同進五色餽何妨令稚子爭嘗翠釜燂
時脂猶鳳手玉盃擎出脆可點心品是無雙勝盤中之
餽釘痕畱一捻佐厨下之羹湯製自何人法未傳於饌
譜酥鷺爲甚味宜添夫食單槐葉冷淘未足方其濃厚

木蘭墜露亦應遜此菁華敢云賸馥殘膏湯滄霑于良
友竊幸仙姿異骨尙依戀於綺筵獻以筠筐聊充筵實
庶使玉環飛燕不隨風雨以俱埋願爲繡腹錦心仍寫
清平之絕調

樹經堂文集卷二

南康謝啟昆蘇瀾

南泉幕游記

庚戌

吾友吳夔庵名克諧浙之石門人南泉其號也生而穎異性倜儻慷慨重意氣少習舉子業喟然歎曰章句之學不足爲也年二十三游海鹽署見朱出墨入程式若宿知者心頗嗜焉幕中諸友秘不以示從記室某竊觀文案指駁一二悉中窾一幕盡驚執筆爲之老吏無出其右者旣而不肯竟學游京師欲博一官以養親久之

無所得潮州舉人許開泰選江西建昌知縣延主錢穀
建昌爲衝邑許以不勝任改教職帑項空餒監司高君
積與君有舊君爲陳訴艱難狀高君糾同官出貲代補
許畱江西而君送其母歸潮囊橐蕭然君附海船回浙
遇颶風大魚如山亘其前舟幾覆舟師面無人色君無
所怖禱於神風止大魚揚尾去行七十五日始抵家時
乾隆二十五年君年二十有六矣是年始有室明年復
入都今大司寇胡雲坡先生時爲副郎總辦秋錄與君
爲莫逆交有疑獄就君商榷君爲讞語上之堂官輒首

肯樂城知縣劉灼雅知君聘往樂城未幾劉改銓貴州
之清平人皆止勿行君曰受人之託豈可以遠近異心
乎劉出都稱貸無應者君爲貸其友羅熙載金二千而
行甫半載劉以末疾去官虧帑數千金君爲走告同人
至爾足流涕咸感激助之劉得歸羅君亦感君義毀券
不責償君返石門二十九年遊金陵監司高君調任江
南相見甚歡六合令潘涵持書來謁曰高監司譽君是
以來君怫然曰慕勢而來非知己也力辭之越日寧國
守王君祖庚來見曰某與君未識面聞友人云此間有

吳君寓古寺中顧視非常年雖少而出語驚人判事如流殆非凡幕敢屈君相助爲理君欣然就道至宣州事無巨細一人兼理之太守見君識牘歎曰吾歷官數十年未見敏捷如君者殆天授然君虛心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律例成案貫申胸中臨事尤詳愼期無枉縱而後已數月王太守卒君再游金陵候補令高辰奉幣致請高有友翁某會居宣州司馬廨見君綜六邑事若無事以是知之高令題補震澤格于例君單騎冒風雪十餘晷夜抵都爲之經理竟得補授震澤濱太湖盜賊出入

之數前官俱被吏議君爲定遴選幹捕給發重賞之法
有劫水姓舟者捕獲二人訊爲浙江歸安縣役受漁匪
陋規以致爲盜尙有巨盜八人并窩盜之家均在歸安
知縣單某庇其役不解逾限不能結高令將挂彈章君
爲通揭兩省制撫立刻歸安令竝湖州守檄緝賊賊捕
役立置典刑自是盜案無不破者萑苻頓息高令調華
亭華亭之盜聞風遠颺君之教也三十七年高令以卓
薦擢禮部主政余適奉

命來守鎮江訪幕友於胡雲坡先生先生曰非吳夔庵

不可冬月抵署見其貌瀟灑不羈聆其言和易近人與
商古今利弊時務緩急片言居要決策無遺余心折服
遂訂金石交逾二年調揚州維揚四方輻輳之地鹽漕
關河諸務揉雜竄從來往無虛日余絕不爲關防君亦
無纖毫物議八邑案牘半日可了每佳辰月夕掉舟訪
歐蘇治蹟相羊平山虹橋閒事無畱滯人有餘閒四十
三年君丁內艱旋里余以東臺書案逮入京師質訊君
聞之奔赴偕至京艱難扶持有踰骨肉事釋蒙
恩發往軍臺效力准以錢贖余置江南勾當差務君返

石門居南泉書屋鍵戶却掃蒔花木興至則揮毫染翰
不以示人課子姪有法兄弟無分產待君舉炊者百餘
口囊無餘錢澹如也有來聘者輒拒之曰余與謝公約
勿他往蓋君之意不在幕也四十五年余奉

命守寧國遣价延君君發函狂喜引觴浮白大醉竟夕
晨卽登舟偕至寧國各屬縣倉庫虧空至數萬陳案有
十餘年不結者君不憚煩勞佐余整理未匝歲倉廩實
百務興君往時爲余言北樓之勝至是休暇同登敞亭
宛溪如舊相識山川結契信有宿緣耶明年予以憂去

其後蕭孫二太守俱挽再之寧之吏民無賢不肖皆知
吳先生凜然不可犯六邑有疑獄僉曰非吳先生不治
以是在寧國者七年孫太守病假歸和州牧宋君思仁
新授泰安守慕君名敦請至署泰安之清苦過於宣州
而繁劇不減揚鎮君回勦不遺餘力居三年余入都赴

部引

見道出泰安復與君踐十年息壤之盟時爲五十五年
四月也六月奉

旨仍發江南以原官補用八月自京南來至濟寧邀召

同行九月遇清江十月期災至睢陽宿書院挑燈談往事忽忽如夢寐君今年五十有六余少君二歲未知將來事業作何究竟後死者誰是不可以無記也君居幕中活人無數子廷鋪賢而能文異日光大其閭閱鋪張道兩作爲家傳卽以余言備採擇可也立冬後二日謝

勸一記

江南河庫道題名碑記

辛亥

治河之任古今稱難我

朝受天寵命奄有萬方漕東南之粟以實神倉黃運兩
河治法視前代加詳初河道總督行署駐山東濟寧州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以江南工程重大特令移駐淮安清江浦
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添設北河總督分駐濟寧而南河總督仍
駐清江先是河臣張鵬翮奏帶兵部員外張瀚專管河

庫錢糧康熙三十九年奏請頒給關防後歸淮徐道兼管雍正七年以南河工程既大出納愈繁

允河臣孔毓珣之請復設河庫道一員以綜其成

聖天子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詳慎如此說者謂河庫僅司出納無與修防其責易稱
余曰不然南河收支出入事務殷繁有定數曰庫儲有
歲修搶修之別無定數曰另案有例案大工之殊毫釐
失檢咎在挪移拘泥成例又誤險工權衡緩急在先事
而預籌臨事而斟酌河儲之帑有貯之庫中者有寄之

庫外者洲蕩蘆葦天地自然之利埽工必需之物左右
添務三營設叅將守備千把摠各司其事而稽其功緒
察其勤惰專責成於河庫道蕩地廣袤數百里柳浚船
數百艘歲採運蕩柴數百萬束濱臨河海寥闊莫稽必
有以鎮撫而統馭之若夫協贊河帥與淮揚淮徐二道
籌畫一切機宜文武河員十九廳營之工程錢糧皆宜
綜核於心通河渠食貨爲一書合臬府虞衡爲一官
皇上軫念河防委任顧不重歟乾隆五十五年啟昆奉
命來莅斯任深念

朝廷所以設官之意而思是職之不易稱也夙夜兢兢
罔敢暇逸於勾稽案牘之餘歷攷前人名姓詳其始末
勒之於石時時省覽用以自鏡亦俛後之人有所攷證
焉

禁止殷戶充當保長檄

甲寅

地保一役乃鄉中無業之民願充者准其充當與在縣之皂隸民壯等役無二從未有殷實力由之農民押令其充當此役者今訪得浙西杭嘉湖三府屬州縣將地保一役不許鄉中無業之人充當每歲底擇圖中田多殷實之民民號曰殷戶押令充保如有躲避推辭非提本人究處卽挈家屬凌辱令人有不得不當之勢凡戶一充此役則庫吏戶書以及皂快頭役先有百般勒索名曰上頭費視圖分之大小每保出錢三四十千至百

餘于不等該州縣卽差一役到圖令地保養贍號曰圖
差每逢錢糧比期圖差帶地保到縣血比以致殷戶受
責難堪只得將自己所有之田產先行變賣墊完錢糧
僅有數十畝田產之家充當地保一年家業立盡至浙
東寧溫等八府屬又于地保之外更設庄長一役均係
勸點殷實生監充當凡差役赴各戶守催錢糧南米官
穀俱住歇庄長家內索擾酒飯如採買官穀亦着該庄
長引領挨戶勸放有不肯收受穀價包封者總惟充長
是問甚至縣令親征或委員坐都催糧以及相驗路斃

命案踏勘地方公事並着該庄長備辦公館供應及書役飯食盤費該庄有尾欠錢糧卽押比庄長代完如欲求免卽勒出錢若干名曰吊庄錢充當之年日無寧晷而生監之有志舉業者每因此廢時失事阻其上進之路身爲牧令者自必具有天良何忍行此虐政此必先因不肖有司作俑于前接任者悞聽庫吏戶書皂快頭役之言因循多載只知領已之私意不顧流毒于閭閻若不立爲禁革小民受累無窮除經通飭各府縣嗣後不許殷戶充當地保庄長更不許僉點圖差到圖滋擾

勒派索詐等弊如敢故違定卽差掣書役從重嚴辦
將該州縣嚴揭請叅

金塗銅塔考敘

乙卯

錢忠懿王承武肅之業歸土中朝尤崇信佛事當時寺塔之衆咸淳臨安志所載九廂四壁諸縣境中已八十八所餘蓋不可勝計周顯德元年王又建慧日永明院以居僧道潛卽今淨慈寺也踰年周詔廢寺院非敕額者而杭州所舊存尙有四百八十噫亦已盛矣其年王範銅爲塔塗之以金高四寸三分重三十六兩四版合成外俱繪梵夾故事其一內有文曰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

乙卯爲周顯德二年竹
塔未見塔故誤爲武肅

王下各有一保字或作人字王之所建視前代尤多而

願力尤大矣王嘗以五百塔遣使頒日本他皆瘞藏于

十三州一軍之內

竹垞據曹勳淨慈羅漢記謂銅塔率歸淨慈非也

厥後會稽

秦魯國第臨海赤山皆有塔出姜堯章亦得一版周晉

仙作長歌紀其事今之流傳人開者常熟破山寺一蕭

山祇園寺一嘉興白蓮寺僅一版順治中杭慶忌塔圮

則有塔百數而山陰陳氏所藏朱石君中丞上供

天府已爲西清珍秘天物之精氣不可抑遏塔之造距

今凡十五乙卯而金塔鐵券光耀千古王之功德豈不

偉哉王裔孫泳作金塗銅塔攷請序于余乃書以弁其
簡端

隨園雅集圖跋

乙卯

簡齋先生弱冠策高第壯年卽解組以終白華之志逍遙山水選勝金陵得焦弱侯故宅擴而葺之高下直曲一出心匠於是園亭沼沚極一時之盛名公鉅卿之至白下者無不造廬請謁以得見爲幸余在京口刊江時亦屢至隨園連襪題襟或流連竟日先生嘗繪隨園雅集圖主賓五人歸愚宗伯余嘗一識之於朝端心餘太史乃鄉先進濟處最久者其兩少年一爲吾師尹文端公第六子似村而陳若梅岑官南河曾爲余屬吏余

雖不得與斯會然披圖皆平生故舊固不啻身入其中
矣獨念宗伯太史相繼凋謝似村以英才茂齡遽遭短
折梅岑則匏繫河干奔走憔悴惟先生享耄耋之壽神
觀益強姿容澤皙望之若神仙中人然則天之篤厚於
先生者豈偶然哉圖之作距今三十又二年卷中題詠
半爲余師友存亡聚散感慨係之昔昌黎作滕王閣記
以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今余得附諸賢之末側各其閒
將與此圖長存天壤詎非至幸與

揚州晉太傅謝文靖公祠記

丙辰

揚州於晉爲廣陵郡吾遠祖太傅文靖公之鎮廣陵也築新城創城北之埭後人追思之比於召伯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公之食於斯土宜也公子孫有居於揚者嘗卽宅以爲公祠繚之以垣中垣而設之門顏其門曰謝太傅祠云其後有姑氏爲尼遂分其宅之一隅以爲寺曰法雲迨子姓衰復以餘宅鬻於他氏存者獨祠與門而已

世宗朝詔以公配享列代帝王廟尋勅脩所在先賢祠

宇公祠與焉久之法雲寺僧覺菴者陋其寺之庇於祠下也毀其門而新之而屬之寺以昇置彼教中所謂金剛像焉會故相國桂林陳公以御史守揚州判其事被僧而復之俾如故夫公以公忠碩望受簡文顧命相孝武靖桓文之難督師出方略破倚堅百萬之兵于淵水之上晉室危而復安其來廣陵也以避道子之權功業既高而公居之若無有博奕雅譔依然不怠東山之志其出處之際豈非古所謂大臣者乎固宜攬昔賢之遺跡徘徊江步曠然興感於千載之上而乃數楹之祠且

就頽廢其僅而畱者又錯處於浮屠之宮居民湫隘之
室遂致緇流之黠者且肆心於蠶食之計則茲祠之不
相隨於變沒者亦幸矣昔桓元既篡晉欲以公宅爲營
公之孫混謂之曰召伯之仁猶愛及甘棠文靖之德更
不保五畝之宅耶元爲之止夫人之愛其祖也苟有所
遺必思有以保之在昔建康之宅不忍視其毀易今茲
廣陵之祠豈可聽其湮替於是公之裔孫前兵部侍郎
溶生徧告於公裔之散處於四方者合錢得若干遂盡
贖門以內之宅於他氏且鬻祠側地改建法雲寺而以

寺之址復歸于祠爲門爲堂爲庭爲廡爲寢爲塾得若干所經始某年月日落成某年月日旣乃爲書述顛末以告於裔孫啟昆曰君其爲文以記之啟昆不獲辭也謹次敘之以郵致焉

上翁覃溪師

丙辰

昨者附呈啟昆所作詠史詩八卷求訓誨而賜之序辱
夫子垂教以謂古人已往各有應指應摘處非身當史
局不必作爲論斷且以啟昆所作視唐胡曾更精工矣
愈精工則所指愈甚凡以明詠史詩可以無作云爾夫
子之愛我也厚矣然啟昆竊謂有所未盡者亦特患今
所作决工耳誠幸如夫子所許以爲差精工則前所云
云固非所患也蓋古人各自有精氣不磨處豈後人所
得而毀之譽之况啟昆所詠此數百人者皆前代帝王

將相名流疇士其成敗得失非賢否之暴於史策今以一觚生操弱翰吟弄於千百載下其不足爲古人輕重也審矣惟獨念詩之爲物比對偶切聲律必有所麗以成其篇什故凡游覽贈答感懷遣興以及飲酒題畫擬古詠物香奩游仙之屬皆替之人所假境以生詩者也詠史詩亦此類耳張景陽有詠史詩梁昭明取之少陵於詩尤爲傑出其集中如宋玉先主孔明明妃庾信諸人各繫以詩亦詠史之流也啟昆才力淺薄平日所爲詩平平無竒語輒復自病因思託於詠史詩以稍變

其面目此不過綴拾詞藻以作詩料而已吾夫子顧病其指摘古人是則夫子所以愛我者過厚故期之過深而實非啟昆所敢居也夫夫子於讀史不作史論史斷於詩不作詠史詩蓋夫子力量大於詩無所不有偶不肯作此可耳啟昆才力萬不及夫子惟幸夫子不肯爲故得閒而爲之若并此禁之則啟昆所能爲者亦僅矣惟夫子察焉屬有都下人便謹自道其區區之意且冀夫子教之卽以此意弁數語於詠史詩簡端俾得託以取重焉幸甚

亾弟砥山墓誌銘

丙辰

予弟砥山之亾也既哭之以詩矣踰年猶子學任以書
來乞銘嗚呼晉水章江相隔數千里不獲執紼視窆更
何忍銘予弟雖然弗爲銘則予弟之潛德曷彰弟諱啟
場字傲逸號砥山先封公通奉大夫之三子也伯兄啟
晨府學生余居次君奉封大夫命後伯父聖著公幼穎
慧兄弟同家塾互相切劘君爲文獨敏捷弱冠應縣府
院試三冠童子軍旋食廩餼屢躋於鄉舉以例貢成均
遂絕意科舉日以讀書課子孫爲樂作藝蘭圖以見志

先伯父母早歿仍依所生... 侍養無閒待朋友以信
處宗族以和有緩急未嘗不周封大夫與王太夫人相
繼去世伯兄亦捐館余仕宦奔走南北弟獨力持門戶
視諸猶子如已子余官於鎮江於揚州於清江皆嘗一
至署視余然不樂華廳居數月輒返及余按察浙江手
書要其來冀一相見會君已疾不果嗚呼已矣君性恬
淡不歆慕外物居恒有夷然自得之趣豈非古所謂聞
道者乎嘗規余以老子知足之旨聞屬續之久惟眷眷
以不及與余訣爲恨豈君昔嘗語余者猶欲及其未死

之辰一再言哉昔蘇東坡與子由以兄弟爲朋友東坡
長子由三歲先子由卒而子由銘其墓今余弟亦少余
三歲先卒而余爲之銘嗚呼其可痛也已君生於乾隆
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六十年六月三十日年
五十有六娶賴氏子一學任附貢生孫三振鸞振鵬振
鷺曾孫一世亨將以嘉慶元年十一月一日葬於東山
之甲岡攷嶺乃涕泣而爲之銘曰
修德者報不於其身爾昌爾熾卜我後人

後署山東按察司孫胤

明辰

嘉慶元年八月閏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
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
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
於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於祀典相沿
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等因嗣於十
月間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揚稱廟
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
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湯

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禘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祭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紹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於河中府此皆見於正史班班可考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宋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証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地理志曰汾陰

南有介山今介山在萬泉縣治之南二里亦曰綿山山頂有神廟廟宅有泉正與水經注取說之介山合今之榮河縣治乃在介山西南七十里湯陵亦在介山西三十里蓋於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廼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湯陵自湯陵之見於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墓書所

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於定祀典獨取皇覽
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汜水條下輒指皇
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
亳王亦亾國之侯耳卽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
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
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所有冢在今陝西三原
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閒且三百餘里而善長乃指
微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
嗣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

北征記見於樂史所引其言蒙亭爲指濟陰之蒙亭誠
然然洎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
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微縣與濟陰
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
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陰薄縣數字於
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
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
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駟案某曰云云者
皆稍以已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駟案左

傳曰皐墓在殺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駟案山海經大荒
經曰黑水青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
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駟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
爲裘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
則本司徧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
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
經注引裘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
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裘駰語

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
本水經有訛裴駙爲崔駙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
者邪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
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
湯陵遂加以傳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
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於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
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
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
乎辨析夫太和中張鳳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

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
矣湯陵之見於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
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真古帝王陟廟列在
常祀自隋爲始卽定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
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依於是久矣卽曹縣之湯
陵考据果精守冢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滎河之
湯陵固不敢遽言更正又况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
貴司候查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尚希斟酌
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

復孫淵如觀察

丁巳

昨荷惠書並觀風策問具審明刑講學足以儀式列郡
化被諸生儒者風流固非俗吏之爲也齊魯名賢輩出
代不乏人其在炎漢若伏子賤之傳尙書鄭康成之通
六藝尤卓卓者于餘年來其祠墓尙無恙否後嗣能奉
祀否竊以我

朝五經博士之設所以崇報儒先者甚至而伏鄭兩氏
未與褒榮似當上聞請立博士各一人以章傳經之功
閣下官于此豈有意乎至殷湯陵墓終不敢雷同另備

公牘移咨不既

移署山東按察司孫贖 丁巳

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
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
慮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
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
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
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
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
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

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
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
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
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

廷議竟罷樂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言
頌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乎
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
指荒冢爲湯陵皆不忠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
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

欲核寔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無庸紛糾辨論矣

殷湯陵考

殷湯無葬處

漢書劉向傳

右劉向諫起昌陵疏語向稱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文武周公葬畢獨湯無葬處者
當時自確有徵信必非妄語師古謂不見傳記是也
史記殷本紀言葬伊尹於亳而湯不言葬是西漢諸
儒皆不知有湯冢也後世所傳湯陵皆出附會卽時
代略有先後其僞一也顏師古注漢書卽本向書以
駁臣瓚注其識卓矣議禮之儒惟當遵用隋制廟祀

成湯於汾陰耳其各處湯陵

湯陵有五核併之則三蓋陵既出自附會則相

近之地皆得存而不論可也

偃師湯陵

孔安國曰桐湯葬地也太甲不知朝政故曰放

尙書傳史記

殷本紀集解

按此僞孔傳語使孔氏知湯葬地劉向豈不知之且馬遷從安國問故必以此語載之史記矣其爲僞孔無疑然亦魏晉人說也

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

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

史記殷本紀正義

按桐爲太甲放處今偃師之尸鄉是其地則湯葬偃師矣偃師爲湯所遷之亳殷想崩於亳殷卽葬於此耳

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臣瓚曰湯居亳今之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益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注

按湯冢有五一在漢徵縣

屬左馮翊今陝西澄城縣

一在漢汾陰

縣屬河東郡今一在襄陽縣屬山陽郡今河南一在

漢隰陽縣屬梁國今河一在漢偃師縣屬河南郡即

師古辨湯冢獨繫之偃師下者蓋魏晉以來相傳之

說多在偃師故也

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

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

也史記殷本紀正義

按唐時兩湯冢皆顯魏王泰疑在薄者而以近桐宮

為是又泰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宋州

楚邱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蓋湯與伊尹墓相近泰既以湯冢在偃師故益楚邱之伊尹墓而非之泰於地理最精其獨信偃師之湯冢當必有據乾隆元年釐正堯陵之祀於濮州卽主泰說是括地志異於他書之紛紛膠葛者矣

偃師縣湯王廟在縣東三百四十八步湯王陵在縣東

北山上八里伊尹墓在縣西北五里

寰宇記西京河南府

按樂史既備湯陵在偃師而宋城楚邱寶鼎亦云有湯冢大抵寰宇記之載古蹟無所區擇閱後世方志

陋習

漢哀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

循行舉籍

漢書哀帝紀

按史記集解引皇覽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云云與此詔正合水災卽指河南潁川水出也偃師爲河南郡屬邑按行所必至之地偃師之湯冢其萌芽於是時乎又皇覽引漢建平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然未言建平所行之冢卽薄

縣也

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古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

水經派水注

按薄城卽漢山陽郡之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河南商邱縣境而今山東曹縣又兼有薄縣境故今曹縣南十八里有湯陵而河南歸德府

治商邱

復傳有湯陵

其實只一陵猶滎河之湯陵卽徵縣之湯陵耳

皆隔一河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

尹冢皆相近也

漢地志
偃師注

按濟陰縣隋開皇六年置己氏縣開皇四年復置六年改楚邱臣瓚所稱是隋初縣名俱在今曹縣境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卽北薄

也

史記股本
紀正義

按魏王泰不信此冢可證杜氏臣瓚之說

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

邱墟今蒙與亳相去三十里

寰宇記河
南道宋州

按宋城漢梁國之睢陽縣今河南商邱是商邱應有湯陵矣

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同社

按楚邱漢梁國之己氏今曹縣境樂史兩引北征記足證湯冢與箕子伊尹兩墓相近然不言湯冢所在

水經注之謾

崔駟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弼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廻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

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

興何代也

水經注

按酈氏既引皇覽稱湯冢在薄城應曰在漢屬山陽郡且不當引徵之湯城徵陌以證蓋薄與徵相去甚遠不得以兩地合爲一處如謂湯冢在徵則當云在漢屬馮翊不當云屬扶風至以徵之湯冢爲亳王湯尤誤酈氏蓋主嚮向湯無葬處之說故此條皆作疑

謂白不暇考究地理耳又襄駟誤崔駟傳寫者失之
亳王湯冢

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正義括地

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

史記秦本紀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皇甫謐云亳王
號湯西夷之國也

全上

按三原卽今陝西西安府之三原縣括地志此條最
爲明晰足證水經注之誤